

风物留声

青三彩

■王心安

到沈丘工作,是今年夏天的事。

来之前没听说过青三彩。后来跟人闲聊,不知怎么就说到了。说是本地烧的一种釉陶,青里泛点绿,绿里又透点灰,就叫青三彩。器形多是瓶罐壶枕,也有小件人物动物,粗粗拉拉的,不讲究,但釉色沉得住。太阳一照,那点青绿慢慢洇开,像春天刚化冻的河水。

我心里一动,想着要是能在槐园搞个青三彩展览就好了。槐园里槐树多,六月槐花早谢了,满地细碎的荚,踩上去软塌塌的。来槐园的人,在槐树下站一站,看看老陶,走的时候带点沈丘的味道回去。青三彩那点青绿,跟槐叶子的绿倒也搭。要是哪天能在槐树下支个窑,取本地胶泥,剔几刀花,封窑点火,两天两夜后开窑——釉色在火里慢慢变出来,那该多好。

我便托了几个人去打听,看看还有没有会烧窑的传承人。听说没有了,那念头就搁下了。

今天上午办公室来了一个同事,进门时提个布袋子,不着急打开,先坐下来东拉西扯。说了好些闲话才把袋子往桌上一放,慢慢掏出两个瓶子。

一黄一绿,都不大,巴掌高。绿的釉厚,青里发灰,像阴天远处的树影子。黄的那个颜色浅,釉面上有几道细碎开片。梅瓶的样,口小,肩宽,往下收得利落。胎砖红色,拿在手里不沉,敲敲,闷声。

凑近闻,有一股旧窑里带出来的土腥气,不冲,但沉,像刚下过雨的黄河滩。

“青三彩。”他说。

我心里动了一下:这就是传说里的青三彩?翻过来掉过去地看。釉面不亮,是旧东西才有的哑光。绿的那个肩上淌了一圈釉,厚薄不均,反倒有意思。黄的那个脖子上没挂住釉,露出底胎,砖红色。

“这两个是我家老人留下的,柜顶上搁了些年,翻出来给你瞧瞧。”同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眼睛落在绿瓶上,说,“我爷从前烧的。我娘擦了一辈子灰,不让我卖,说这是我爷手上出来的东西,得留着。”

他把绿瓶放在桌上,手指摩挲着瓶身上的剔花,半天才说:“我爷死前一年还在念叨,说这手艺不能断。”

停了一会儿,又接着说:“这瓶子就是他手上出

来的。那会儿我在旁边看他盘坯。泥得先淘,淘成浆,澄一夜,沙沉底,再滤。滤完的泥得醒,醒不透盘不出好坏。他盘坯的时候手很稳,指甲缝里全是泥,洗不掉。”

“坯拉出来晾到半干,施一层白化妆土,拿铁签子剔花——不是画,是剔。一刀下去,露出底色,就是花了。这瓶上几道缠枝,是我爷剔的。”

他敲了敲瓶底,声音闷。

“坯干了先素烧。小火烘,除潮。七八百摄氏度,出来砖红胎,哑的。素烧完才上釉烧。釉里有石英粉,也有铜矿粉。绿不是调出来的,是窑里变出来的。窑里搁几块青石,火一逼,石头化了,铜色经火一咬,就转出这种青绿灰。我爷说,红黄是泥本来的颜色,绿是火给的。”

“釉烧费火。装匣钵,封窑,慢慢加温,一千摄氏度上下,烧两天两夜。火不能急,急了釉流,瓶子就废了。开窑最悬,十件里成不了三件。开窑那天我爷脸都是绷着的,不说话。釉崩的、绿没转出来的,闷成死灰——他也不骂,就蹲在窑门口抽烟。”

他拿起绿瓶,指给我看肩上那圈釉。

“你看这儿。铜矿粉在窑里走了哪趟道,谁也说

不准。我爷那时候也说不准。”

我半天没说话。

手里这两个瓶子,是这么来的。泥是沙河淤的,火是烧了两天两夜的,绿是窑里咬出来的。十件里成不了三件——那个绿瓶,是那三件里的一件。

放下瓶子,我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。六月的沈丘,下午的日头偏了,槐园那边的槐树影子斜斜地铺过来,晃在办公楼外的地上。风里好像有槐荚的气。

同事把瓶子收进布袋,提着走了。我坐在桌前,盯着桌上那块印子看了好一会儿。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,六月的沈丘,傍晚的风里已经有点暑气了。

坐了一会儿,才想起来下午还没喝茶。烧了水,抓了一撮茶叶丢进杯子,冲上,扣了盖儿。茶香慢慢升起来,混着窗外飘进来的槐荚气。

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

青三彩,名字好听,釉色也好看。今天我见着了。

人间真情

鞋垫

■王素挺

天气忽冷忽热,真不知道穿什么鞋才好。早晨出门时穿了一双运动鞋,到了中午,脚在鞋里闷得发热。下班回家,我便翻箱倒柜,找出了一双带网眼的旧运动鞋。只是这鞋许久不穿,鞋垫破了边——大概是以前刷鞋时太用力,把鞋垫刷坏了。

我对着这双鞋发愣:扔了吧,有些不舍,毕竟鞋面还好好的;穿吧,鞋垫硌得脚疼。正纠结着,忽然想起去年回家时,母亲往我行李箱里塞了十几双鞋垫。当时我嫌麻烦,嘴上说着“现在谁还垫这个”,却还是随手塞进了箱子。回家后,它们就再没被翻出来过。

我急忙去翻行李箱。鞋垫还在,整整齐齐叠在一起,用一根红绳系着。拆开红绳,十几双鞋垫展在眼前,都是碎布拼的,针脚细细密密,像春天田垄上刚冒出来的草芽。垫进鞋里一试,大小刚好,软硬适中,吸汗又透气。那一刻,脚底仿佛踩着一片温柔的云,心里却沉甸甸的。

母亲眼里的东西,似乎从来没有“废弃”一说。购物袋要留着套垃圾桶,泡沫箱要留着种小青菜,大雪碧瓶刷干净晾干,用来装豆子正好。他们那辈人,是从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走过来的,看什么都金贵,什么都想留着,觉得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就像这鞋垫,去年我还觉得多余,今天就成了救急的宝贝。

我突然又想,母亲的爱,不也是这样吗,她从不问你需要什么,只把她觉得你可能用得到的东西,一样一样攒着,塞给你。你不领情,她也不恼,下次照旧。那些东西就安安静静地等着,不声不响,你每次需要的时候,它都正好在那里。

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小,还要兼顾工作,日子被切割成无数碎片,分给父母的,总是最少的。每次回家返程时,父亲种的冬瓜、南瓜、红薯、花生、玉米、茄子、辣椒,还有我最爱吃的苦瓜,会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。我随口说一句“这个好吃”,第二年小院里这种菜便会长出一茬又一茬。我说当老师嗓子经常会不舒服,父亲便种了一片地的金银花和菊花。坐在办公室,我每天泡一杯,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,像极了父亲在田埂上劳作的身影。

可他们生了病,却从不告诉我。上次父亲住院,只有母亲一个人陪护。交费、拿药都要在手机上操作,他们眼花,怎么也弄不明白。医生说让儿女来办,母亲笑笑说:“闺女离得远。”这些事,都是我事后很久才知道的。知道后,我独自在屋里哭了一场。都说远嫁的女儿是父母走失的孩子,我何尝不是呢?

所以只要得空,假期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去,陪他们说说话,帮着干点活。离家前,我会悄悄在枕头底下压些钱。每次母亲发现,总要在电话里数落我一顿,说他们不缺钱。可她不知道,我如今能做的,似乎也只有这件事了。我知道,钱弥补不了缺失的陪伴,可我更怕有一天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。我坐在沙发上,低头看看脚上的鞋,鞋垫已经垫好了。那一针一线里,藏着一位母亲对女儿的所有柔情。我想,这鞋垫大概能用很久,就像母亲的爱,会一直陪着我,走过一个又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。

而我呢,大概也会慢慢学会,把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留着。留着,就是一种念想。就像母亲留着的那些瓶瓶罐罐,就像她留给我的这些鞋垫。它们不是废品,它们是爱,是牵挂,是一个母亲能给的最朴素却最恒久的温柔。

往事如昨

打枣

■白芳

朋友发来一张照片,他家的枣结得密密匝匝,说甜得很。看着那一串串果子,我想起了我家院子里的枣树。

我家的枣树,打我记事起就在了。枣树有两棵,长得歪歪扭扭,枝丫横斜,没什么规矩,却满是野趣。每年初夏,米粒大的小黄花细细碎碎地开着,满院子都是蜜蜂“嗡嗡”的声响,热闹得像赶集。花一谢,就露出青青的小枣,尖尖的,一天天鼓起来。老家有句老话:“七月十五枣红圈,八月十五枣落竿。”意思是说,七月里枣子刚染上一圈红晕,等到八月十五前后,就该举竿打枣了。于是从枣子泛红那几天起,我就天天仰着头看,盼着落竿的日子快点到。

终于等到打枣那天。

父亲举着长长的竹竿,在树上一顿乱敲,枣子噼里啪啦往下掉。爷爷和母亲在下面撑开大大的布单子,我也跟着去帮忙,拽着布单一角,仰着头看枣子像雨点一样往下砸。枣子落在布单上,滚来滚去,积成沉甸甸的一大堆。邻居家的小伙伴们早围了过来,抢着捡那些没兜住的枣子,一边捡一边闹,满院

子都是乱糟糟又热腾腾的欢喜。

等枣子收拾停当,母亲便东家一把、西家一捧往外分,邻里街坊都能跟着尝个鲜。

那时候的我,总是趁大人不注意,悄悄捡几颗最大最红的藏起来。记得有一次,我把它们装进网兜,哪知网眼太大,枣子一颗一颗往下漏,急得我直跺脚。

如今,枣树还在,老屋也还在,可举竹竿的人、撑布单的人,都不在了。

那些枣子的甜,一直甜到现在;那些笑闹声,仿佛还在昨天。院子里的风一吹,我好像又听见父亲在喊:“接好了啊!”那一树红彤彤的果子,仿佛怎么也落不完。

